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金壺七墨全集

黃鈞宰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金壺七墨全集

比玉樓已刻書目

浪墨八卷 遊墨五卷 逸墨二卷

戲墨一卷 醉墨一卷 心數二卷

原名
波墨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金壺浪墨目錄

卷一

熙朝財賦

投火救父

鹽商

河工

堪輿

神保湖隄

煙草

卷二

廣東夷變

蕭湖

關公軼事

粵師誤勝

廣勇

南巡盛典

西女貞烈

漕弊

辛學使

金陵懷古

試行海運

英吉利

篆香樓

強項

白旗

林公書

白首完婚

王九

果勇夫人

綱鹽改票

陳在街

王孫

煙膏

陳園陣亡

送別詩

附羊城日報七則

漢奸

王廉訪

英國被兵

定海再陷

卷三

將軍

吳淞之變

周止庵

淮關

水患詩

鎮江之亂

江壽民

劉中丞書

吹蓬賦秋雲

卷四

州縣積弊

疲兵

平陽中丞

余步雲

某太守

吳淞從殉

邊事詩

八大寺

銀僧

丹徒生

偽國荷枷

周林

伍紹榮等

塞外尋親

涇河夜行

宗感澤

蛇魚避災

懊惱詞

戚先生

瓜洲謠言信

舞刀

平山堂

老農

元夕觀燈

木工

吳門秀士書

捻匪初起

牀下呈光

王甲

鄉關章程

棲霞

秦淮

石城橋夷人

卷五

十二紅

泥光湖神

大悲閣

紅雪

鐵犀

附 黔粵山洞諸蠻

鬼劫

董阿虎

學可齋詩

潛變

附 南行日記七則

燕子磯

靈谷寺

試院雜罕

劍秋題詞

胡孝廉

醫理

山陽賑獄

苗寨

捺捺洞人

救匪遺孽

荻莊補澳

周生

洪秀泉

露筋祠

報恩寺

宏濟寺

于女詞

里婦

替者

賈明府

孝女

人化虎

猿人

獲人

婢代女嫁

捉迷藏

九秋詞

卷六

車夫

楫

寶峰寺

同人詩句

眉子硯曲

軍機章京

西山

活動松

夜色

渾天球

狼人

又

說鬼

狼

附北行日錄七則

天震井

題壁詩

京師形勢

崇效寺

附西山游記七則

空山應響

石礎

關節

聽秋閣詩謹錄

樓上魚

起蛟

鴈

灘上

東省諸山

河間

騙婿

陳釀和

戒壇

大星

酒樓

關廟香火

神將應值

梁家園

雜詠詩

懷秋

鸚鵡仙

卷七

吳卿憐

推測

河純詩

京師天主堂

象秩

到家

永安州

蓬首讀史圖

睡歌

拈花寺

陶然亭

薛執中

安瀾

勝一先生

奉法

學園聽歌

癡狀

連橋放權

乞丐報恩

荔浦

附 讀史類譯二十七則

天主

棋盤街

內人

洗象

金田

少丈畫

翰林院古棍

詩詞傳誦

劉第五

野宿

王同知

打虎將

帝妃

國號

異稱

承天

良心語

養子

點將錄

打草殺

名

衣

卷八

沙三

為山

蘇寫雜詩

埽塔

質兒行

夢呼公

詔媚

改姓

綽號

僧道

溺愛

相

牛李

九龍

雙鶴

買夢

巧令

平陽公

鄭明府

茗香亭

帝王有真

淫亂

食人

尼

金

嗜好

鍾邾

出江遇風

徒湯

離鸞曲

趙芥堂

隨園

公主

災民

金龍四大王

金壺遊墨目錄

卷一

徐警

洪大全

清河

銘

樓船

陳玉標

王魯生

李元

錢江

卷二

大錢

醜女守志

積薪

武昌初陷

孝西

紀變

孝廉方正

四舟子

三紫

蘭生

張炳垣

紀事雜作

車蘭雪

合龍

金陵被圍

雙溝

海州

九節銅蠶

地道

閔七夕

劉秋舫

楊潛帥

劉李交

金壺遊墨目錄

9

祈雪

銅礦

鐵礦

祖錢

鈔票

張保

門外漢

伶人

帥石芝

烏塔二公

浦上園亭

魚龍

小兒

跛足

附軍營近事十六則

五采帆

鐵鎖

仙桃鎮

蛇山

指配

義妓

考試女子

陳氏女

女賊

男妾

妖術

諸色人忠義

易伏

石鐘

蕩雁

反令

鄭通判

吳逸香

性理

南行

長蛇

犬

賊首內亂

北軍凱旋

卷三

奇女子

武殿元

某孝廉

奇孝

又

適園

候仙

淮警

馬總鎮

卷四

何制軍

姜少汀

李國泰

感興

玻璃

總統張公佚事

合璧

驢案

伯尼殉難

李杰

談夢

鴈足

吳觀察

張提軍

王貳尹

烈女

松滬雜作

詞

籠子臺

雙燭

劫典

兩軍門

溼明府

借閣

視鬼

杭州初陷

大夢兵潰

卞明府

婁判

分禾

蓬窗話雨

夷館

大雪

殺鬼

泛海

孫文鳳

玉蟾生

寄金

奇報

詩坊

瘞文

卷五

欽旌節婦唐母安甘廬記

孫谿唐節婦家傳

唐節婦贊

歸葬遺骸記

祭唐節母文

重建東暉橋記

重建東暉橋記

唐母橋銘

題唐節母安甘廬園

唐節母安甘廬園記書後

賦唐節婦事

題唐節母安甘廬園

題唐節母安甘廬園

安甘廬記

題唐節母安甘廬園

奉題唐節母安甘廬園

題唐節母安甘廬園

題唐節母安甘廬

全壺送墨目錄

卷一

鏡歌

禽言

李觀登書

周師孔

祭文

徐都堂

杖馬

賣草

吳夫人

陳東山

斷碑現

乘槎記

盾錄

又

晚學齋詩詞

卷二

洞元鏡

女王

賽舟

長人

聖教

景觀

異物

金臺戲墨目錄

解卦

新臺

牝牡

義伶

天籟

珠帳

輪船

煤汽

金箔作

賽珍會

補圖

大理

食誌

吊喪

稟辭

孝伶

絕句

心血

火車

水龍會

瓜子

放魚

楊廣文

世德錄

富貴

政唐詩

小東方朔

金臺戲墨目錄

金山縣

懺鼠

寫真

面具

矮射

算賞

巧對

天青緞

炊飯太守

長毛

讓妻

游戲詩

六郎

三元宮

孫生

尾號

老爺

楚漢

贈聯

蝴蝶會

木蛋

教官曲

未入

提車

琵琶

遠嫁

袁瘦

鼻壺

金壺解墨

全壺浸墨

心影上

琴園夢略

心影下

鴛鴦印傳奇始末

熙朝財賦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壯盛而憶童稚之年羈旅而思鄉園之樂亂離初定而追溯昇平如夢如雲愴怛不可復記同治甲子冬籌議善後百事易而集賢最難軍興以來行鈔票鑄大錢抽釐勸捐按田科費蓋理財之計周矣因憶道光甲午春里中諸前輩過訪先君各述

熙朝盛事與夫財用豐審之原今猶略約識之 國家歲入帑金四千五百萬以地丁為最鉅關稅鹽茶雜課次之歲出兵餉官俸漕船河工與夫太常光祿理藩官牧所需恒在四千萬以內故 國初歲有贏餘

聖祖躬行節儉與海內相休息宮中諸費不及明季十分之一故鵠租減賦史不絕書而庫藏充裕

世宗繼祚清釐天下糧賦整齊而振作之戶部實存銀六千萬兩直省倉儲米稱是仁育義正洽然太和督撫奏報芝草生慶雲見河清麟出麥秀雙歧諸瑞駢至由是鴻禧景福民豐物阜之盛萃集於乾隆六十年中

純皇帝天縱神武式廓宏規前二十年積累尤富及平伊犁定準部又歲加文武養廉報以鉅

萬計方是時海宇安集甫及百年承勝朝廢弛之餘朝野規模未遑潤色於是廣制作興土木內則宮室衙署外而城郭堤堰之屬莫不脩廢舉濬增飾崇麗凡此均用正帑物給價工給值而弗與徭役加賦稅以病民他若西南兩苑暢春清漪靜宜諸園熱河盤山各山莊又因稅釐而創普陀宗乘之廟延班禪而建須彌福壽之庵平準夷興黃教而築普樂安遠之寺是則不用正帑取諸內庫羨餘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與徭役加賦稅以病民偉乎盛哉煥一朝之體制壯萬國之觀瞻煌煌乎定功保大之規也洎乎嘉道之間一平川楚再定回疆歲入之數如常而經費告絀遂開捐輸事例有豫工籌餉等名目沿至於今年江南水災捐賑至百數十萬則優請獎叙上年京畿荒旱潘氏獨捐萬二千兩則特賞舉人廣招徠示鼓勵也益

自

宣廟踐極以後承平又數十年饑饉間至官吏雍熙晏然以無事為福先人有言生乎今日者祇知今日之樂而不知曠昔之樂之更勝於今宜乎諸老談之而有餘慕也

南巡盛典

同郡程翁年九十親見乾隆中六度南巡省方問俗之外大要以東南水患為先務先是康熙間南巡亦六次凡清黃兩工擇要興脩指示機宜委曲詳盡至是遵守成法分別堵濬以小民身家之事上煩

九重籌畫生斯土者宜何如感激涕零也平未丁丑兩次翁年尚少其後四次為壬午丙申庚子甲辰歷歷言之聞者色舞先期督撫河漕諸大吏迎

駕於山東藩運兩司有財賦之職者飾宮觀備器玩蓮花石采繪雕鏤爭奇鬪巧經費不足取給於漕商道府以下治河渠平道塗脩橋梁繕城郭武弁飭行伍新旗幟丞簿之屬緝盜賊贖窮困以示太平鑾輅既及河上留從騎之半於東省乃御舟渡河而南於時游擊漕道勾芒扇芳神人協歡魚鳥偕暢則有屬車震擊列校雲馳羽蓋捎星霓旌晃日扈從文武絡繹河干曠髮黎氓紅女黃童之衆匍匐瞻望麇集而無譁然後蒼負舟赤舳夾岬樓船先引文鷁偕征但見一片黃旗安流順發而已翁又曰予以年強力健幸逢鉅典不欲遽歸同人步往揚州以觀臨江之盛至則闌閣高敞旌旆遠達途錦帷闌繡幕文鷁雲霧之綺金鸞藍碧之綈步障非金谷可方專幘豈武夷所擬蕭蕭既發權歌遠揚金石鏗鏘宮商縹緲大江南北板蕩提攜者莫不袂帷汗雨山朝而海歸此第觀乎道路之光景而離宮別館之中固不可得而擬議也顧聞諸左右侍從之臣曰天下殷富莫踰於江浙省繁麗莫盛於蘇揚觀於行宮所在附以寺院之廣陳設雖侈供帳雖繁六膳三漿雖極豐腆然竭乎諸守臣媚茲之力而不足以當聖天子之遊觀也至若黃幄觀兵綠營校武侍衛兜鍪而肅立將軍佩劍以前趨五緯分芒八風喉響激火珠而沸海掣金汁以排山十盪十決之師七縱七擒之陣靡不逞雄關捷

獻材武於

一人又如日麗風和 宸情暇豫揮翰則雲機舞鳳臨流則繡網投魚罕車為校獵之資小輩作登山之具凡意念之所及皆備豫以相需及乎跋鳥下潛華燈大起虬膏助蠟鬚背支銅蛟蚪展甲以鬪珠狡狴張毛而吐燄驟駢則鞍鞵煥采輪鏈則波浪騰輝別有綃帳艷妹歌舞伎佞童絕老百戲焱流乃積日以為常恒中宵而未已

上念扈蹕小大暨江浙文武從公勞瘁 賜燕會酬 加恩兆民資予乘帛學士文人布衣方外之屬進書獻畫望澤希榮於是 召見賜金獎文藝也灑翰給匾勸紳寮也祭神禹明禮陵遣祀賢良諸臣及所遇名山大川所由幽明交洽而華夏協和也 迴鑿至浦上河工告成安瀾普慶不惜帑金鉅萬卒以拯下河七邑生靈蓋親岳巡方行慶施惠 國恩浩瀚為普天率土所同然而

聖人不以無事勞民 帝心尤以大河為念則惟淮揚兩郡受澤尤深云明日次其語就翁捐益而存之時道光乙未天中節也

白首完婚

同邑程允元少遊直隸議婚於劉氏未娶而歸留玉環一雙為聘女父登庸書庚帖付之約以三年為期及允元抵家而登庸卒女幼失母至是益楚獨轉徙天津靡所依恃鄰人妄傳允元

死將以為利女聞之朝暮飲泣誓以身殉而苦無確音或微言諷令改字則啜咽不食毀容素服屏居尼庵以鍼黹度日備歷荼苦蓋南北音問斷絕者三十餘年先是允元家居姑恃繼歿久不得登庸耗又極貧困屢欲踐不果中年以往議婚者踵至允元亦執義不納他日附糧艘課徒北上行抵天津聞有貞女劉氏隱跡尼寺中詢之果登庸女玉環在耳允元亦出庚帖為證鄰里皆喜促議婚期而劉女不可曰吾守父命吾矢吾心耳遲暮之年行將就木豈有五六十老女子作新婦妝哉天津守聞而異之召劉至署使眷屬再三勸慰助以奩金鼓吹送歸允元所合卷之夕兩新人偕偃成禮鬢髮如銀攜相扶持與花燭紅妝相映射遠近觀者皆感歎詫為僂事聞予旌建坊曰義烈他書載此事謂劉夢觀音子丸孕而生子則天下所未聞也

投火救父

劉孝子希向從父居邑之車橋鎮車橋大火烈燄橫飛里人救火未歸家已半燬望風而哭莫之敢前及夜火及孝子屋孝子父突入火中求先人木王遺像不得出孝子方自他所歸急奮火入周回三匝不見父號而詢諸人復跳而入營攸從之久之亦不出時風急火猛烟燄蔽空救火者皆曰是其死矣已而牆圯顧見劉氏庭樹下人影往來驚曰彼固無恙耶亟覆水為路負其父出左奉像右握木王不釋手孝子牽父衣頓半焦矣問之曰庭樹下若有數人以袖拂火火輒不近故往依之然庭實無人公等再緩頃刻休矣後數年父病孝子進股肉而愈及孝

子年六十病噎其子亦割股刃鈍血濡縷又從而剪之而孝子竟不瘳至令鄉里責子者每曰汝曷不學劉孝子他日汝子孫當亦孝汝也

丐女貞烈

邳州女子丁氏年十六從母丐於淮嘗獨行遇李榮門榮曰少父如此何丐為從我不患不温飽女正色曰我有姑家遂行榮給曰止汝母安往吾昨令浣衣曷為不來女曰與我將去榮誘入挑之不從與之食不受閉諸室而強之女乃大號榮怒塞綿於口槌之垂死夜縛以石投諸泮池明旦或從池畔遇見有人浮水上近之女也而石繫如故大驚而呼榮之隣識是石也白官逮榮論罪如律士夫立石女墓請祀節烈而厚卹其母邈邳天河生曰史載烈女大率世家巨族居多安有搜采及於乞丐者乎即此見吾鄉先進之厚焉海內懿行湮歿不著者夥矣肉食者鄙直謂蓬筮中無淑女風塵中無傑士耳嗚乎

王九

小說所載活無常淮揚謂之勾使鄰人王九充是役夜卧解衣履戒人不得移動則長睡不復醒矣每與老嫗范氏說陰律刀山油鑊確乎有之予兄弟笑以為妄九曰君勿爾鬼神依人而行無在無不在指空虛廣漠之地而羣以為神則真有神矣况諸佛菩薩舉世所崇奉精誠所萃能無靈乎佛與鈍根人說因果神道設教古人所不廢其又何唾罵是歲十月先大母棄

養明年丙申伯父繼卒九謂范曰疇昔之夜汝知之乎太夫人一生慈善已登仙班冥官以汝主孝行感神故命我來召引范不信且詰其狀九曰是夜我初至格於門不得入會有頽而長者叩門問疾乘其隙入至後堂汝抱女公子立某所諸嗣君某哭某跪口何言手何物某某者奉衣食具履經遂往來信乎范憶是夜若有掣其衣者故秘之而問九云若見我而不使我見何也九曰我掣汝袖汝回首四顧庭隅焚冥鏹有星火統汝髻端不復記耶若不我信今廳壁猶有掌痕衆怖其說赴而視之則五指赫然箕紋畢見所謂頽而長者姊夫丁霽初實以夜來

鹽商

揚州繁華以鹽盛兩淮額引一十六百九萬有奇歸商人十數家承辦中鹽有期銷引有地謂之綱鹽以每引三百七十勛計之場價勛止十文加課銀三釐有奇不過七文而轉運至漢口以上需價五六十不等愈遠愈貴鹽多愈雜霜雪之質化為縹緲鄉曲貧民有積日累旬堅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課致之而商人積弊累之也諸商所領部帖謂之根窩有根窩者每引抽銀一兩先國課而坐收其利一也運脚公用額定七十萬近年十增其五而用不及半二也漢口岷費每引又派一兩有奇三也即此三項已倍正課而過之加以鹽院供億各大憲緝捕犒賞又養養之商子孫月支萬計最奇者春臺德音兩戲班僅供商人家宴而歲需三萬金總商謁

見鹽院一手版數十文耳而冊載一千兩半由總商委立名目取諸衆商委員王鳳生查請裁革其浮富無忌類如此由是侈靡奢華視金錢如糞土服用之僭池臺之精不可勝紀而張氏容園為最著一園之中號為廳事者三十八所規模各異夏則冰銷竹簟冬則錦幃貂裘畫尊彝隨時更易飾以寶玉藏以名香筆墨無低昂以名人鑒賞者為貴古玩無真贋以價高而缺損者為佳花史脩花石人查石水木清湛四時皆春每日午前縱人遊觀過此則主人兜輿而出金釵十二環侍一堂賞花釣魚彈琴度曲惟老翁所命左右執事類皆綉綉俊童眉目清揚語言便捷衣以色別食以鐘求其服役堂前而主人終世茫然者不知凡幾梨園數部冰應園中堂上一吁歌聲響應歲時佳節華燈星燦用蠟至萬數千勛四壁玻璃射之冠釵莫辨祇見金碧照耀五色光明與人影花枝迷離凌亂而已其埒於容園者若黃若程若包莫不鬪靡爭妍如驂之靳不數年而資本日繼虧及公款朝廷借帑助之定法兩年三運後則一運兩年積習既深外腹中瘡愈斲愈深而敝壞不可為矣

濬獎

丙申丁酉間侍先君讀書聞鹽漕河工諸事隨筆存之以識梗概制軍陶公有言漕政首禁浮收而浮收之原由於旗丁之索加幫費旗丁之索費又於沿途公用及通倉倉役催辦員弁索費於旗丁故厯屆允濬州縣有協濟之款積以視為應得更思逐漸加增以倡率俾先為

扶制之端以指勅通關為刁難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到江南則玩易官
府欺凌民船竊道橫行莫敢正視旗丁之牙爪也衛官在淮奉法惟謹不率則漕督視其重服
而扑之及到江南挑米色促兌期互為狼狽又旗丁之羽翼也此輩既託詞多於州縣州縣亦
必藉口浮取於小民加五加三風節雨耗盡書差保贖刑無數此在民之害也州縣一年支用
在此通省攤捐在此又奏明彌補洋貼各款漕米一石協濟銀三四錢不等合計已及數萬此
在官之累也在額項之州縣未必諒百姓之苦在額愚之百姓亦無由恚州縣之難下怨上尤
互相詬病而皆不為無因其病民憲官大為漕害者則相沿之陋規是已或田無一畝包漕至
數十百石或米無升合索費至數十百金人數多者三四百名陋規竟至三三萬兩沿習已久
殊駭聽聞豈州縣虛報為支銷地耶抑果若是之多耶噫其甚矣

果勇夫人

嘉道間名將首推二楊功業威名彪炳一世而果勇侯夫人龍氏臨機應變卓識鴻才則有世
所不盡知者夫人為蜀之華陽縣人廣東佛山同知廷奉女也果勇任軍陝總兵夫人歸焉初
婚三日終南教匪漸熾侯即率兵搜賊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妊未行及秋軍陝鎮兵
以淨餉兩月噴有叛言鎮將不善駕馭叛寇及不可終日或請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
可知若行而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官肆焚掠闔城擾攘官民眷屬

黃夜驚竄反依夫人為逃死數方是時未叛者拒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恩重茲集賊以衛夫人即不敵而死主將聞之亦見我輩心也已叛者拒於外曰夫人勿驚我輩受恩重情急而叛無與夫人事誠慮外寇驚及夫人主將聞之無以明我輩心也先是鎮署司鮑朱之貴者性苛刻眾欲殺之夫人藏之複壁中俾令追捕眾意乃釋黎明叛眾請見夫人奴婢及避難婦女倉皇號涕求勿放入夫人怒曰生死有數敢涕泣而懲之且朽牆薄壁脫有他意誰能禦之請見則見何畏之有命左右啟門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漓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眾人何尤速擒首逆絕妄念主將或可申奏 朝廷予以生路眾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違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諸婦女又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即出婢媪衣履與官眷結束次啟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眾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何等狂悖而猶循此虛文耶除現在署前者餘皆不得露面眾唯唯送至澗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於途舉刃擬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藏複壁夫人計也夫人忘盟益命我送往汝等欲殺我即轉齎益去眾審視良久曰且為此益饒汝明日行抵石泉縣石泉百姓方遷徙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興安免身時典郡興安者夫人從兄堂也初果勇於固原聞變遣屬將選兵進勦而自帥親丁四人冒雨急馳二百里三晝夜而至縣屋傳變堂書知夫人

已住與安即馳往石泉撫賊解縣圍賊首蒲大芳公舊部也素得衆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
單騎入賊壘諭以順逆利害說令投誠仍同入寧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反側意頗悔
降遂以願赴與安迎致夫人為請實以試主將心也果勇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
必託辭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風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越日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行王
泰者相聞夫人入廳署訊知曲直棍責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降衆代求免繫更乞勿
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果勇詢問公私悲善交集獨不言途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帥遣都守
馳候果勇見左右役使背叛黨神情炯炯相視無一言少頃請問密白曰各帥得漢陰果函知
夫人遂責大芳恐降衆離心故遣某等探候果勇曰不知也入詢夫人曰有之曰何無一言夫
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誅則廢法知而加誅則失信我見不徹不敢行既行係其貼服無勞探
也果勇出語都守歎服而去他日各帥戲謂果勇曰誠村小心夫人敢責賊恐元帥亦不免也
其智畧英果類如此方叛兵之就撫也 廷議以果勇在鎮馭兵不嚴削職戍伊犁自謂立功
贖罪或可免行夫人曰卒伍為逆而主帥無罪 國家無此法度所望 君恩高厚不久戍耳
後一月果蒙 賜環果勇籍貴州被職自捷為南歸舟子愆備羅羅謂至沿河司可獲重利夫
人曰居官不宜重利况數奇始罷官之時財祿可知力諫而始止行抵黃瓜灣前舟撞損以載
輕急駛近岬人免而船沉夫人善畫蘭喜彈琵琶讀書尤識大義嘗曰方寸靜潔則理勝欲念慮

牽滯則欲勝理人生最忌情流為欲則百事不得其正聞者尤敬服焉天河生曰情流為欲一語勝於理學家數百千言乃得之閨閣中乎跡其制事之明即以心淨故見義之勇即由通欲故偉乎非果勇孰能匹此而無愧者乎

河工

南河歲脩銀四百五十萬而決口漫溢不與焉浙人王權齋熟於外工謂採買行木薪石麻鐵之屬與夫在工人役一切公用費帑金十之三二可以保安瀾十用四三足以書上考矣其餘三百萬除各屬浮銷之外則供給院道應酬戚友饋送京員過客降至丞簿千把總胥吏兵丁凡有職事於河工者皆取給焉歲脩積弊各有傳授稔隄則削浜增頂挑河則墊堰貼腮買料則虛堆假塚即大吏臨工查驗奉行故事勢不能親發其贓當局者張皇補苴沿為積習上下欺蔽濬公肥私而河工不敗不止矣故清江上下十數里街市之繁食貨之富五方輻輳層摩穀擊甚盛也曲廊高厦食客盈門細殺豐毛山腹海鎮揚揚然意氣自得也青樓綺閣之中紫雲朝飛眉月夜朗悲管清瑟華燭通宵一日之內不知其幾十百家也梨園麗質青樓於後堂琳宮繡流抗顏為上客長袖利屐颯沓如雲不自覺其錯雜而不倫也然而脂膏流於街衢珍異集於胡越未嘗有揮金於室開礦於山者斐棧華身而河流飽腹自上下下比物此志也

平學使

近時學使振作文風銜鑑精富以周公業英為最整飭士習扶植單寒以牟公從益為最凡懷挾冒替文場中作弊弄法者懲之必嚴因人牽涉及事無左證橫被詆誣者庇之必力故士林畏而感之江南抗漕案起制軍陶公謂生監不食漕則州縣不浮收公謂州縣果不浮收則生監必不食漕文移往還互相詰難保全甚多制軍奏疏有云徇眾沽名其事順而易力挽頽波其事逆而難即指此事言之二公同官甚相得因公而異兩不失其為賢

綱鹽改票

綱鹽之利不在官不在民商人占其利而不能保其利則幕賓門客等衆人分之船戶準行往往不領脚價轉賂商宅僕役圖謀裝載下至婢媼亦月有餽贈挾私鉅而得利宏也船抵漢口排列水次第銷售謂之整輪或將待輪之鹽先期竊賣俟輪到買私填補謂之過龍蒸糕及鹽已賣盡無力補買則捏報淹銷暮夜鑿沉其船以滅迹謂之放生陶雲汀宮保深知其弊創立棄鹽法凡富民挾貲赴所司領票不論何省之人亦不限數之多寡皆得由場憲計引棧鹽仍接引地銷行而群商大困怨陶公入於肺腑編為葉子戲貌其家屬又一人以雙斧斫桃樹妄立名目以肆詆譏宮保據實陳奏不避勞怨毅然行之而鹽務為之一變吾郡西北五里曰河下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連雲牆壁臺石為基煮米屑磁為汁以為子孫百世業也城北水木清華故多奇觀諸商築石路數百丈偏鑿蓮花出則僕從如煙駿馬飛與互相矜

尚其黠者願與名人文士相結納藉以假借聲譽居然為風雅中人一時賓客之豪華絕之盛談者目為小揚州改票後不及十年高臺傾曲池平子孫流落有不及言者信日繁華勝有寒菜一畦垂楊幾樹而已

堪輿

堪輿家言儒者所不道間有應驗者少凶多予家前門歷年已久先人慮其傾圮議將改作戚友皆曰時近百年不宜輕動盍待其自敝而新之獨曹鎮某君恃才而傲堅謂無妨擇吉與工前簷初啟則有蛇一蟻一盤伏於門板之上蟻右而蛇左各哺其卵卵大如龍眼二十餘枚鄰人患瘡者捕蟻食之蛇則負傷而竄又於祖屋之前開門於白虎陰宅之左引水於黃泉由是三數年間喪老幼十有二人道光十八年春先君棄養年祇四十有八貴志未伸里人莫不歎惜言土木者皆以為戒痛哉或謂地理醫道卜筮祈禳諸術用之當而得福者絕少用之不善因而得禍亟烈者甚多要在習業之人虛其心慎其用勿云祈福先求免禍庶乎不致誤人然此輩執術疏謀生急信口欺詐言人人殊甚至徒毀其師子譏其父各持己見彼此相非而堅僻謬妄之徒遂與操刃殺人者等悲乎痛哉先是予年十齡先大母八十在堂內外秩然家門雍睦宅之西有小圃四時花木略備春秋佳日伯父奉觴為壽命余兄弟背誦書籍時奉果核之賜則沾沾自喜兒時况味如在目前嗣是甫及三年登

素白素口名此素袖小胡市胡小

顧命臣玉樹歌殘十頃月 秣陵秋老六街塵 如何傲然揚州夢 猶訪胭脂井畔人 潦倒飄零兩
姓雄金鐘飲罷出吳宮 諸天法曲三更換 米石漁舟一綫通 殘夢不收天水碧 新詞能唱滿江
紅 小樓一夜傷心句 目斷秦淮月影中 一統乾坤告太平 九宮闕俯瑤京 雲臺有將星 辰列鐘
室無辜 犴狴盈差喜 文孫傳祖訓 又從皇覺換僧名 千山萬水歸何日 夜夜英靈將草行 建文
遜國事後人辨之 為一時憑弔之作 固不以考據論也

陳在衡

同邑陳在衡先生和藹有風 年六十餘 善行郊野間 見二人籠燈前行 就火吸煙 久而不熱
其一人問曰 君過首七末耶 陳訝其語 漫曰 未也 其人曰 宜哉 陽氣未盡 故陰火不燃 陳悟為
鬼伴 曰 世言人畏鬼 信乎 鬼曰 非也 鬼實畏人 陳曰 人何足畏 曰 畏啐 陳即長吸而啐之 二鬼
退至三步外 張目怒 陳曰 汝非鬼耶 陳笑曰 實不汝欺 吾乃與鬼相近之人 耳 再啐之 各縮其
半 三啐之而滅

神保湖隄

淮揚兩郡西臨洪澤 北枕大河 清口當河湖之間 為黃淮交匯之地 糧艘及此 蓄淮水於塘中
候至清高於蓄然後放壩 渡河而北 名曰灌塘 自黃河南侵清口 淤墊淮水不能暢流 於是高
堰山盱兩壘屬隄 長一萬七千餘丈 勢如建瓴 時時有決防之患 湖隄故有石壩 急則啟壩洩

水高齊湖灌入運河又啟運河東岸之壩潰諸下河民田故歷屆大汛時遠近農民扶老攜幼枕藉壩上束纜一二日以待收割哀號之聲徹於霄漢不則長鏡一舉而黃雲玉粒悉付之洪流巨浸中矣往歲七月初風雨大作水溢於隄啟壩而漲不速消潰決在於呼吸屬營員升督飭夫役奮兩槍修壩浪狂飈如山而至危急間防兵忽聞雲際馬鈴往來馳驟電光閃爍中見有金甲神從諸兵衛舉力揮水而西頃刻迴風水減數尺官民相慶更生嗚乎人事大齊運濟神力神之不保將復何求

試行海運

全漕之歲糧艘渡黃者九十餘萬計船四千五百號期以夏初報竣近則挽運漸遠京倉支放漸絀於是英相國和通籌漕河全局請暫僱海船以分滯運酌折漕額以備治河胡御史長庚請預籌積貯招商買米接濟通倉事下督撫會議大吏以米賈多弊窒礙難行乃先將蘇松等郡及漕由海道運送天津事屬創行剔奸防與夫水師巡哨備禦洋盜之策立法甚周海船畏淺不畏深畏熱不畏風惟元人新道最善今估船所行者是也既沿海州縣則驗大洋合計四千餘里約分六段自上海至崇明為一段第二段曰余山為東出大洋之標第三段北向偏東至海州鷹游門是為江省洋面中經黑水洋深碧無底黃河入海自成一線雖風濤衝擊與海水不相雜也第四五段北至廟島屬山東六段西北止天津余山一名南樓與文登北